



## 我的青春我的梦

■ 樊立慧

三十而立，报社创刊30周年的日子，踏着铿锵的步点如约而至，我有幸见证和参与其中的15年。这是报业洪流中的激荡岁月，亦是我如磐的青春岁月。

2006年底，我第一次跨进报社的大门，是来送简历，那是毕业后在职场多次碰壁后的再一次怀揣希望。喧闹的五星路上，推开的是一扇曲径通幽的大门，我打量着采编大厅里的每个人，他们无视周遭，都在忙着自己的活，那是一种奇异的沉浸场景，我喜欢这样的投入和鲜活。幸运地，很快我就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开始了财经记者的生涯，跑的口字恰好涵盖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泡会”这种别人看来枯燥的采访形式，我却甘之如饴新奇地学习着，像一块海绵汲取各种新鲜的知识。我听着专家们辩论着某项投资中某个数据的唇枪舌战，记录着厅局长主任们做报告时临场发挥的精彩，旁观着很多基层干部汇报工作时的信手拈来。我跑菜市场询问猪肉价格的浮动，去屠宰场眼见着现代化屠宰的流程，记录着CPI起伏的末端神经。我跟着跑大项目现场，跟着检查队赴即将正式开通的合铜黄高速，平稳通畅而快速的体验让我回忆起上一年去黄山采访转山路时的不易。我站在海螺公司印尼深山老林的厂房前，站在建设中的孔雀港旁，直观地感受着安徽企业出海的艰辛与辉煌。

2010年初，安徽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报纸提前做了16个版的专题《奔腾皖江》，在回程的飞机上恰好和省发改委相关处室的处长邻座，他翻着飞机上的报纸特刊，对着说我：小樊，搞得不错！这样的一句表扬，是一群小伙伴们日夜奋斗的功劳。

与我一起进来的几个同事，都是被报社当年“特种兵”的广告吸引来的。一群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白天在外忙碌采访，夜晚理思路写稿子，哪怕凌晨1点在群里吼一嗓子，也有人立刻在线给你的稿件出谋划策。等到稿件堆在部主任眼前，他眉头微皱大家就开始揪心，他一点头大家才能放松心情。编辑大姐说我又存了好几个特别好的版式，摄影大叔说别急我给你们都配好了图！那些战斗的日子里，报纸的《第一财经周刊》，就是被这样一群可爱的同事们撑起来了！

2011年，报社轮岗，我去了文体部，文艺青年的小清新气质又被激发出来了，恰逢合肥承办了第20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我跟着小伙伴们，穿梭在各个会场，第一次见证了选秀明星的流量气势，第一次了解了文艺片导演的诗意和愤懑。翻开那一段时间的文娱版面，每一页都凝聚着文艺青年们的巧思和匠心，大家沉淀着明星喧哗背后的故事，提炼着同类电影幕后的神奇。微博开启了与明星的零距离时代，我在颁奖礼一线拍图分享给小编，发出来的现场报道，立刻就有小明星们与官微进行互动。我已经忘了那一年的影帝影后是谁，却记得这样的传播方式。显然，一种社交媒体式的全新传播时代来了。

2012年，当我生完孩子重回职场，新媒体时代扑面而来，报纸也和我一样，猝不及防地融入转型的洪流之中，我进入了报社新媒体中心。策划微信选题，筹备网站上线，考察客户端建设，参观各家融媒体工作室，穿梭在新媒体报告会和论坛现场，在数据焦虑中胶着，在渠道失灵中探路。有一年的年终述职报告，我说着凌晨4点的合肥，说哭了辛劳的新媒体小伙伴们。一年365天的全年无休，时时的神经紧绷，感谢于领导们的放心和放手，我们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着都市报的转型之路，欣喜地捧回了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的奖牌。

但所有的人都知道，新媒体时代意味着，每一次的成绩都会瞬间成为明日黄花，每一次的战斗都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017年报社25周年的庆典上，我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发布着星立方融媒体平台，见证着报社从一张纸到融合平台的转型。2019年，报社的数字复合采编应用系统上马，中央厨房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报社诞生了第一条亿级传播量的抖音作品。2021年，图片安徽云平台正式上线，我们也有了数据库。

2022年，报社30周年庆典来了，疫情带来的不确定阴云依旧笼罩，年届不惑的我，还是带着不变的初心和新鲜的视角，倔强地打量着这个风云际会的世界，一直行走在追梦的路上。

新的平台会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的数据会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每一天也会如约而至。唯有奋斗着的青春，如同一团燃着的火焰，不舍昼夜，滚烫前行。

## 岁月如歌

■ 曹凌

五月，春夏之交，微风和煦，草木葳蕤。市场星报社迎来三十华诞。此时我坐在窗前，往事像一张张老照片一样慢慢播放，像晨起的交响，亲切暖心。

我于1999年进入报社工作，正是安徽市场报从每周出报的专业报变身每日出报的都市报的时期。从实习期至今，我已和报社一起走过二十多个春秋，那是一段最美好的芳华。经历了时光的沉淀，报社像母亲，承载了我的梦想；而我像个孩子，见证了她的辉煌。

自高中时期开始，我常常向一些报社和杂志社投稿。彼时我的一位老师调去一家报社任职，常给予我批评和鼓励。每一次，看到自己的诗句带着墨香回到手中的时候，便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离文字更近一些，让爱好成为职业，岂不美哉？后来，梦想成真，有幸与各位才华横溢的前辈成为同事，深感惶恐，亦有幸福。如今，那些曾让我仰望的兄长们，有的已退休，有的转行成为商贾精英，而我也从那个满脸胶原蛋白的小姑娘，成为新入职的新生代口中的“某姐”。

我曾经是最年轻的记者站站长，与晨曦一起，带领各小组弟兄们，监督服务质量，将从印刷厂新鲜出炉的

一张张报纸送入千家万户；我曾经是美食和健康杂志编辑，在夜色之中，撰写专栏、筛选稿件、统筹版面，将一篇篇美文收录于不同版块，直至装订成册；我曾经在总编办，积累勤勉之外需要学习的知识；我曾经在台上，讲述工作中的焦虑和收获；也曾经在幕后，统筹一场场活动，从策划到主持，力求每一个流程尽善尽美。

时代飞速前进，纸媒也面临着成长的阵痛。市场星报不再只是一张为读者提供新闻资讯的报纸，也成为拥有多元产业的全媒体传媒平台。我亦和本报一起，直面每一只迎面飞来的“黑天鹅”，褪去青涩，迎接挑战。

有一位和我有过短暂共事的实习生，后来去了广州一家媒体工作，她曾寄给我一张贺卡，上面以娟秀的字体写：祝你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我也曾和她一样，懵懂而无畏，爽朗而谦逊，今日，回顾往昔，更多的是清澈和从容，是可以为报社的转型和发展添砖加瓦的充实和笃定。

三十岁的市场星报，正值盛年。也许多年后，再一次提笔为报社N年华诞写点什么，我可以和它一起感慨——罗马之所以是罗马，全凭风雨。

多年后，翻阅往事，我可以说——我来过，我奋斗过，我不负韶华。

## 一直在路上

■ 董艳芬

生平第一次正儿八经旅行是上大学之后。那是一个秋天的上午，一个班级40多个同学来到池州一个叫牯牛降的景区。当时，手机还没能在大学普及。相比课堂、自习室，旅游景区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一下车，大家都像脱缰的野马，在青山绿水间尽情撒欢，租来的卡片相机里写满笑意。

毕业之后，来到市场星报，开启记者职场生涯。幸运的是，我分到旅游口子。从此，工作和旅游、旅行沾上边了。在媒体圈，“口子”是行话，意思就是这一领域的新闻归你采写。后面的事情顺理成章，在16年的一线旅游记者生涯中，我几乎访遍了江淮名山大川、走遍安徽江海湖泊。既感受到安徽人逛世博园的热情，也见证了千里“合福高铁”把皖赣闽串成旅游“珍珠链”的盛况……

这些够吗？NO、NO、NO！接地气的媒体和记者能做的远不止这些。于是，从2010年开始，市场星报飘香的纸墨中，开始有了读者旅行的故事。春天，我们带大家去岳西茶场；夏天，我们带小记者逛北大登长城；秋天，见证大圩葡萄和砀山的酥梨飘香；冬天，温暖的柬埔寨又在等着大家！从“中国好人公益游”到“重阳节我陪爸妈游浮山”；从“光棍节皖西大裂谷相亲游”到“合肥海洋馆双胞胎旅游节”；从首届“安徽老年旅游节”到“心动吴哥窟，邂逅柬埔寨”体验团……在我们的努力下，星报读者旅行的足迹不仅遍布江淮大地，更走出国门，在浪漫的菲律宾长滩岛，在神秘的柬埔寨吴哥窟留下身影。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调侃自己说，貌似陪读者出游才是我周末的常规“打开模式”。

做任何事情，只要用心付出就一定有回报。如今，很多一起出游的读者巴巴等着下一场出游活动，还有人干脆让我直接挑景点、线路……我们为什么要旅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一个人去旅行是一钟锻炼，可以在旅途中感悟人生；和朋友旅行，可以增进情谊，放松心情；和恋人旅游则是一种浪漫美好，在旅途中更能体现彼此的关怀。这些答案好像都对，但又好像不完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终有一天你我会觉得疲惫，突然就不想工作了，想消失几天。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找来各种治愈系的心灵鸡汤段子。但在我看来，再多的心灵鸡汤，抵不上一场真正的旅行。

我去过日本、韩国、菲律宾、柬埔寨……旅行中，不为得到什么，证明什么。而是陌生环境里的行走，能让身体慢下来，与大自然和谐交融中，与陌生人坦诚相处中，让自己重新与自己联结，拥有内心的安宁和平静。

在内蒙古，我曾遇到意图用整个生命去旅行的小伙子。他告诉我，生命是一个绝对流动的过程。但他追求的，只是生命中的那一刻，比如说草原上令人心醉的日出，又比如说街头擦肩而过的少女！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探索陌生的风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不知道明天会遇到谁又有怎样的对白，旅途的一切都是未知数——这也是旅行的最大诱惑所在。

旅行，你的感受，你的回忆，你的意识，你眼中的风景，才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30年，正青春，今年是市场星报成立30周年。我愿意与报社与读者们一起，共赴下一个30年！

